

盛世狂歌

合欢教主·著

卷二

长铗归

一日踏千山，千山我独行，多情刃饮血，烈焰驹惊风。多情刃的出现，勾起了江湖中所有成名人士的一段心结，那不止要靠忏悔，还要靠鲜血洗清。

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倾情写序，武侠奇才，狂歌一曲，笑红尘。盛世不得势，我意不当绝。

武侠馆 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Carnival in peace and revolting in the darkness.

盛世狂歌

卷二 长铗归

合欢教主·著



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盛世狂歌. 第2卷, 长铗归 / 合欢教主著. ——北京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, 2012.9

ISBN 978-7-304-05735-0

I. ①盛… II. ①合… III. ①民间故事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77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15856号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盛世狂歌卷二: 长铗归

合欢教主 著

出版·发行: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

电话: 营销中心 010-58840200

总编室 010-68182524

网址: <http://www.crtvup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45 号

邮编: 100039

经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策划编辑: 侯 洁

版式设计: 周 洋

责任编辑: 钟亚军

责任印制: 李 玲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印数: 1~5000册

版本: 2012年9月第1版

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

印张: 9.5

字数: 174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304-05735-0

定价: 29.80元

(如有缺页或倒装, 本社负责退换)

目录

- 十三 十九血影卫 / 1
- 十四 峨眉战青城 / 25
- 十五 温柔乡斗智 / 49
- 十六 紫幢妖尸阵 / 75
- 十七 运筹翡翠谷 / 99
- 十八 剑耀光明顶 / 123
- 十九 珍宝惑人心 / 149
- 二十 八卦迷呈坎 / 173
- 二十一 相逢已忘言 / 197
- 二十二 阴差复阳错 / 225
- 二十三 善恶毫厘间 / 249
- 二十四 毁诺为红颜 / 275

十九血影卫



十三

十九血影卫

门外的不是陈无败，而是飞雨，送给冷无言的那匹烈焰驹。它正挨着沉雷，前足不住地踏地，显得格外亲昵。任逍遥抬头见冷无言在街对面的茶楼上，便上楼走到他面前，看了看杯中汤色，道：“这不是好茶。”

冷无言却看着他胸前的月老牌，笑道：“这位轻清姑娘，一定是个很好很好的女孩子。”

“她的确很听话，很温柔。”谈到梅轻清，任逍遥不由面露笑意，却将月老牌扯了下来，落座道，“路过，还是专程？”

冷无言道：“专程。”一顿，又道，“飞雨寻到此处。烈焰驹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任逍遥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：“什么事？”

冷无言的声音却是暖的：“第一，谢谢你替我杀了铁云济等人。第二，问你紫幢的下落。第三，劝你别到正气堂去。”

任逍遥哼了一声：“第一，铁云济不是我杀的，你不必谢我。第二，紫幢被一个叫绿水仙的人带走了，我也不知道她的下落。第三，我必须要去正气堂。”他拿起茶杯浅浅饮了，又道，“李大人如何？”

冷无言眼中泛起一丝笑意：“他用一个化名，在水师金山卫杂造局做事。等这阵风头过了，还可再度出海。”

任逍遥不置可否：“他们呢？”

冷无言目光一黯，淡淡道：“他们死而无憾。”

任逍遥沉默良久，才将一个纸卷推到冷无言面前：“你找紫幢，是不是为了这个？”

冷无言打开看了一眼，点头道：“不错。多谢。”

任逍遥道：“你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去了？”

“不能。”冷无言道，“我说过，我要劝你不要到正气堂去。”说着，目光投向承影剑。

任逍遥立刻握住多情刃：“我也说过，我必须去正气堂。”

冷无言不说话，任逍遥也不说话。他们都是宁可动手，也不说废话的人。

茶楼忽然变得说不出的静谧。窗外川流不息的行人与

车马，楼上说书老人和唱曲儿小姑娘的噪音，还有嘈杂的进出声和伙计们忙碌的身影，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远得一丝痕迹都没有。多情刃和承影剑却猛然夺目起来，铮铮作响，似有风袭来。

哗啦一声，两人面前的茶杯同时向前倒去，茶水撒了一桌子。

任冷两人没有动手，表情却已凝重起来。

冷无言感到茶楼里充满了说不出的肃杀之气。周围仿佛蹲坐着百十头虎狼，正冷冷地盯着自己。这股阴冷骁勇的气势与任逍遥的内力互为表里，几乎可以击毁任何人。冷无言额头有汗，他知道，任逍遥今日一定可以打败自己，没有人可以在这种强大的气势下战胜本就不逊于自己的对手。

然而任逍遥却突然撤去了力道。

冷无言一怔：“你为何不出手？”

“胜也无趣，何必出手。”任逍遥这句话说完，那股虎狼般的气势突然消失，茶楼转眼与之前毫无二致。

冷无言沉默片刻，道：“但我还是想请你不要去正气堂。”

任逍遥盯着他：“为何？”

冷无言居然用了“请”字，这激起了任逍遥的好奇。可是冷无言不答反问：“你可知道，江山风雨楼的钱是用

来做什么的？”

任逍遥摇头。

“他们全捐给抗倭义军了。”

任逍遥突然有些不自在。

变成残废的太湖五鬼，仅剩一人的逍遥四剑和已死的金刀银剑六使者，还有受伤的山无棱和雨孤鸿，这些人居然都在帮助宁海王府抗倭？

冷无言继续道：“展世杰展大哥，是华山掌门谷冷仇前辈的大弟子。江戍臣江大哥，是青城派第一高手。铁云鹏铁大哥是点苍掌门顾陵逸的师弟。杜季恒杜兄弟，是崆峒掌门杜暝幽的儿子。宁海王府与这四派渊源甚深，抗倭大业也多赖他们襄助。”

怪不得绿水仙说正气堂聚集了这四派弟子的时候，任逍遥会觉得异样，原来根源在此。如此推断，宁海王府与正气堂也脱不了关系。

果然冷无言道：“靖难之乱后，朝廷对藩王势力十分敏感，宁海王府若是直接与江湖各派结交，免不了落个所图甚大的把柄。是以江湖往来都是申大侠替舅父出面。这几年来，海上各股倭寇都听命于九菊一刀流，不再各自为政，给义军带来很大麻烦。此次他们借李大人的案子设计陷害，虽然宁海王府无虞，可展大哥他们却不得不死，王府内卫也无一幸免。而江山风雨楼……”

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他已不必再说。

这些事情本与任逍遥毫无关系，可又偏偏全都有他参与，他只能苦笑：“所以申正义就请这四派出手相助义军？”

冷无言道：“即使他不请，展大哥他们的仇，四派也不会坐视不理。如今他们齐聚正气堂，是为了助义军对付九菊一刀流，并不是对付你。”他顿了顿，沉声道，“你为什么要去对付他们？为了二十年前的灭教之仇？”

任逍遥不答，突道：“九菊一刀流的徽标，是不是八叶金菊？”

冷无言一怔，旋即叹道：“他们果然已在拉拢你。”他看着任逍遥，一字一句地道，“你是什么态度？”

任逍遥道：“你认为呢？”

冷无言沉默半晌，道：“我不希望你成为敌人。”

“若合欢教对正气堂不利，是不是就要与你成为敌人？”

“不错。”

“你如何对敌？”

冷无言手按承影，目视远方：“我会在光明顶等你一战。我若败了，正气堂的事，我和宁海王府都不再插手。你若败了，就请合欢教永远莫再提复仇二字。”

任逍遥眉尖一挑：“何时？”

“随时。”这两个字说完，冷无言便起身下楼。飞雨

一声嘶鸣，马蹄声渐行渐远。

任逍遥突然很不高兴。

他发现自己被九菊一刀流利用了。若按照原先计划，杀了申正义，灭了正气堂，重创四派高手，合欢教固然获利不少，却无形中帮了倭寇的忙。任逍遥虽不是什么正派侠士，却不喜欢被人利用，何况是被异族贼人利用。可若放弃此役，他的话已放了出去，难道要他收回来不成？未尝一战便撤走，合欢教还有何威仪令兄弟们服膺？那七位星主更不会服他。任逍遥绝对不能接受。

陈无败带着梅轻清走上楼来，见他，便示意轻清换了杯新茶。

任逍遥明白他的好意，却不抬头，只道：“多少人？”

陈无败道：“二十。”

任逍遥有些吃惊。刚才那股凌厉骁勇的气场，居然只是二十人的？

陈无败微笑——他笑起来的时候，脸上的伤疤更加可怖：“这批人是老教主从小买来的，刀法是老教主亲传，追踪术是蛮七婆婆负责，疗毒术是金蜈上人负责。从小听到的、看到的、学到的唯一一件事，就是绝对忠于合欢教教主，忠于任家。”

任逍遥知道金蜈上人。此人是蛮七婆婆的夫君，苗疆第一用毒高手。“这样的人，还有多少？”

陈无败道：“一共六十。还有六十人两年后可用。”

任逍遥点头：“叫他们上来。”

见陈无败下楼，梅轻清立刻走到任逍遥身边，酸酸地道：“少爷，你变得好快。”

任逍遥知道她在意的是那月老牌，便握住她的手道：“你的人就在我身边，我戴它做什么！什么时候你不在了，我就天天戴着。”

梅轻清莞尔一笑。她并没把这话当真，却还是开心得很真实。

楼下鱼贯走上来二十个年轻人，列成两排。他们高矮、胖瘦几乎一模一样，年纪绝不超过二十，都穿着黑色绸衫，佩着银白弯刀，系着四指宽的腰带。腰带的纯铜搭扣上刻着一个大大的“任”字，泛着冷峻的光。他们就像二十把锐利的刀，虽在鞘内，已寒气逼人。

任逍遥的目光落在第一排第一个人身上：“我说的话，你是不是无条件服从？”

“是。”

任逍遥道：“是不是不惜性命也要服从？”

“是。”

任逍遥道：“我要你去杀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你。”

这人反手抽出弯刀，一刀割破了自己喉咙，仰面栽倒。陈无败的脸色变了变，梅轻清更是差点叫了出来，余人却连看也未看一眼。任逍遥显然对此感到满意：“很好。”他看着另一个人，道，“我也要你去杀一个人。”

那人道：“谁？”

任逍遥指着梅轻清：“她。”

瞎子都看得出梅轻清是任逍遥的女人，而且是很受宠的女人。陈无败忍不住道：“教主你……”话音未落，那年轻人的刀已扫了过去。

直取咽喉，绝不拖泥带水。

“锵”的一声，任逍遥弹开这一刀。梅轻清面无血色，抖如筛糠。刚才那一刀，离她的喉咙只有半寸。任逍遥把玩着未出鞘的多情刃，眼带笑意，他已试出这些人的武功绝对够用——凡事他都不喜欢听人说，一定要亲眼见到才做得数。

“从现在起，你们就是我任逍遥的血影卫。你们既不属于合欢教，也不属于任家，只是我一个人的，明白么？”

十九人道：“是。”

任逍遥又道：“你们碰过女人没有？”

这十九人的神情一直是淡淡的，就算第一个人死的时候，也没流露一丝异样。可是此时，每个人都一副意外的神情，片刻才纷纷道：“没有。”

第一次有些迟疑，有些不肯定，有些混乱的回答。

陈无败忍不住插话：“是老教主不准他们碰女人。”

任逍遥冷哼：“这世上有一半的人是女人，女人一贯难缠，江湖中的女人更是难缠之极。他们若连碰都没碰过女人，怎么知道如何对付女人！”他将目光转向这十九个人，接着道，“去找个女人，天亮前回来。”

血影卫立刻带着死去的同伴下楼。陈无败等他们去得远了，才叹道：“教主，你要证明他们的忠心，何必一定要一个人的命。他们每一个人都耗费了老教主无数心血，这样白白死了，未免可惜。”

任逍遥道：“现在死一个，好过将来死五十九个。”一顿，又道，“剩下四十人何时到？”

陈无败垂首道：“老教主只给二十。”

任逍遥有些意外，冷笑道：“这老家伙果然小气得很。”一顿，又问，“我叫你查的事情，如何了？”

陈无败道：“丐帮收到的夺魂令是假的。”

这结果任逍遥早想到了，而且他现在基本可以肯定，这些事情都是九菊一刀流做的。这个组织既然利用自己对付四派，他也要利用利用它们。“拿纸笔来。”梅轻清到楼下拿了纸笔，将桌子擦干净。任逍遥提笔画了一朵八叶菊花，与那丝巾上绣的一模一样，对陈无败道：“照这个画十八张，贴到绩溪最显眼的地方去。”

陈无败没问为什么，他已发觉，任逍遥做事远比任独缜密，下属只要服从便好。梅轻清却不像往常一样趁四下无人扑到任逍遥怀里，而是背对着他，站在窗前，这叫任逍遥有些意外。他走到梅轻清身后，双臂环住她的身子：“怎么，生气了？你该知道，方才我是做戏的。”

梅轻清靠在他怀里，嘟着嘴道：“轻清本来生气的，可是后来又高兴了。”

任逍遥道：“怎么？”

梅轻清眼圈一红：“我以为少爷不要我了，要把我送给他们。”

任逍遥一怔，继而柔声道：“傻瓜。你是我的女人，谁若欺负你，我就灭谁满门。”

梅轻清也是一怔，转身望着他道：“少爷真会为了轻清如此吗？”

任逍遥笑道：“当然。我不喜欢别人跟我抢，无论抢什么。”

梅轻清身子一震，心中五味杂陈。

她爱少爷，少爷是知道的，但少爷爱不爱她，就连少爷自己恐怕都不清楚。任逍遥护着自己，只不过因为把自己当作是和沉雷一样的东西，属于少爷的东西。梅轻清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悲哀，只能岔开话题道：“少爷，我们要在绩溪待多久？”

任逍遥道：“待到我等的人到了为止。”

梅轻清奇道：“少爷在等谁？”

任逍遥看着窗外的长街：“我也不清楚，但他们一定会来。”

梅轻清道：“少爷有如此把握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任逍遥笑了笑，“今晚绩溪会发生十九起采花案，人人都会以为这案子跟一朵八叶金菊有关。”

梅轻清听得全身冰冷，忽然觉得任逍遥变得很陌生。

第二天早上，街上的人议论纷纷，绩溪果然发生了十九起采花案。尤其黄家的两位小姐，一个上吊，一个吞金，死得何其惨烈。此事已惊动了徽州府，十几个官差一大早便拿着从墙上撕下来的八叶金菊图，赶去徽州陈述案情了。这事情实在太诡异，联想到近日闹得沸沸扬扬的杭州大牢被劫、临安县衙遭毁的事情，绩溪的父母官自然巴不得赶快把这块烫手山芋推出去。

梅轻清听到这些议论，自然很是同情那十九个无辜的女孩子，破天荒地没有伺候任逍遥梳洗，而是一个人喝着粥发呆。

陈无败却跟她说话了：“轻清，你是不是觉得教主变了，完全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？”他显得忧心忡忡，“他要血影卫去采花，一定不是为了要他们接触女人这么简单。”

梅轻清意外地点了点头。本来她与陈无败是互相讨厌